

Les quatre fins dernières
Sei₄ tchoung' leik₄ i₃.

1903



CHURCH MILLE DES SOEURS
RECENSEMENT DE L'IMMENSE-CONCEPTION
2000, CHURCH MILLE DES SOEURS
COTE-DES-MARCS MONTREAL, P. Q., CANADA

四終要旨

MISSION ÉPIQUE DES SŒURS
ANCIENNES DE L'INMACULÉE-CONCEPTION
2900, CHEMIN SAINT-ANTHONY
DOTT-LE-ROSE MONTREAL P. Q. CANADA

天主降生一千九百零三年

香
港
主
教

和
准

香港納匝肋靜院印版

四終畧意卷之一

泰西聖奧思定會學士白多瑪述

死後之說

凡人之生。皆必有死。此乃天主所定之規也。聖經曰。已定於萬民。每死一次焉。生死相應相稱。不能相無。有生必有死。永定之理也。自古至今。無不死者也。卽是吾主及聖母。不願免死。況世人能不死乎。萬民貴賤。大小善惡。無不皆然。孰爲生人。而不見其死哉。孰爲人子。而不依先人死。

乎。聖經曰。人見其生而不見其死。未有之也。況人死一件。併爲人目所常擊者也。安可有疑惑不信之處哉。則決意信之。而自謂曰。今我此眼喜看美色。將必朽爛。不能再視矣。今我此耳。樂聽溫和之音。將必損壞。不能復聽矣。今我此口。樂出妄語。而啖美味。將必無氣出入。不能復嗜復談矣。今我此鼻。悅聞香氣。將必拆毀。不能復齟矣。今我此手。輕快舉動。將來頑然如石。不能再動矣。今我所養。而欸待身體百肢。將必歸土。

而飽不勝臭之虫矣。能作如此之想者。所取之神益不亦甚哉。

已前所生之人。皆已見其死。今生之人。況可有不死者哉。一百年前。凡爲生者。今皆爲死者。無一可存也。今爲生者。一百年後。皆爲死者。無一可在矣。前人所終之時。乃今人所始之時。今人所終之時。乃後人所始之時。代代相繼。人人相續。至死乃息矣。比之河水。彼此相續。不能相斷。彼水往。此水至。此水往。後水至。如此常流。至海乃

止。吾者無不似矣。先者引導後者行死路。先者不能停步。反恆召後者隨行。後者不能不隨。反恆推先者速行也。比之海浪相推相催。一至海邊。就散不能存矣。幼者催壯者速行。壯者推老者速亡。一至死候。幼者壯者老者無一可見。皆歸於死也。可見吾衆皆入世以後出世。友曾見爾之親族朋友許多人死。則思彼前去引導爾死路。爾必踵後也。且早見日昇。慮或難見厥下。晚見日下。思或不見厥上。死期不可忘。皆宜驚

備恐有不思之時。而忽然死。則冒己於永苦也。可不慎哉。

凡人包含二件。靈魂一。肉身一。二者結合。方爲活人。二者相離。卽爲死人。靈魂乃肉身生命之原。五官知覺之根。百肢舉動之基。及享世福世樂之始。是以靈魂肉身結合。其人可享世福。可用世物。二者相離。生命滅也。五官知覺息也。百肢舉動止也。况可享世物乎。惜哉。失落生命。屬身之物同失落也。世之安樂。金寶財物。永不能復。

享也。世之名位。永遠必絕於我也。日月星辰。非斯目所獲觀矣。若斯天地。再不能覆載我也。父母親戚朋友。永不能如昔照顧我也。世之萬象。世美諸景。永不能顯於我也。一切世物。不拘大小。不論貴賤。全失落也。一厘一毫一絲一忽。不隨我去。此者所致於人之苦。不更大哉。試觀善友。離其伴侶。恆嘆不絕。況離父母親戚朋友。世上諸物。及靈魂與肉身相別。其苦何不甚於彼萬倍哉。

聖經慰貧者說。毋圖富者之榮。毋貪富者之光。毋戀富者之樂。其死速至。其富不能同行。其光其樂莫能隨之也。昔者赤身入世。今亦應赤身出世也。貧者富者。無不皆然。然富者不如貧者。貧者在世。無積財之苦。出世並無遺財之慮。富者在世。多苦積財。出世多慮遺財。寧常爲貧窮者。豈寧爲富貴者也哉。若有過海之客。明知海中覆船失載。無物可救。只是自己赤身浮水登岸。非最愚者。豈欲費心聚貨。勞力載船乎。況在世

人。不過出路之客。而行死候之路。又明知死期已至。卽遺己財與人。自己空手出世。若有勞苦積財。其愚不更甚哉。且積財之苦雖大。不但無益。並遺大害。積德之苦雖微。不但無害。並遺大益。焉可積財。而不積德乎。設有往別國之客。而備辦盤費之時。取別國所禁。及致大害之錢。而舍別國所用。及致大益之金寶。其癡之甚。不知如何哉。况世福世樂。乃虛假之物。及後世所禁。有大害之錢。善德功績。乃眞實之物。及後世所

用有大益之金寶。世人皆係往於後世者。若勤於積財。而怠於積德。其癡至極。而言之萬不能及也。聖奧思定嘆曰。兇哉世人。以富貴安逸行惡。死時帶惡。而遺富貴安逸。癡之甚矣。

生死相合爲一命。更相合爲一死。如朝夕相合成爲一日。非成現在之日。乃成爲往過之日。又如起程止程相合成爲一路。非成將行之路。乃成往過之路矣。人之生命。不過向死候之路。入世乃興程。居世乃繼程。死至乃止程。止程之時。卽

死之時也。凡人始孕母胎之時。乃如定其死案之時。出胎入世。乃起身走至於受死之處。其走之步。卽是死候之步。死步輕於馬。速於鳥。快於箭。尤不止也。世人皆是趕死候之路。若貪圖世福世樂。痴哉甚矣。犯人出監往絞死之場。豈有貪圖戲耍等情乎。況世人居世。不過往受死之處。焉可圖樂貪利。而不預善死乎。

況此生命甚短。不能長久。今日甚老者。不過八十歲而已。八十歲比後世萬年。不足見爲一日。八

十歲屬有限者。後世之年屬無限者。有限者。雖一刻之際。與萬年可以相比。有限者。雖千萬年與無限者。盡無可相比之處也。況人之生命甚短甚快。與後世無窮之年可相比乎。若強之相比。則人之生命見爲虛假。不可爲生命。且生命之福樂。尤不可爲福樂矣。世福世樂。不過生命之裝飾。生命虛假。其福樂更虛假矣。是以可恨可惡者。莫若於今世之福樂哉。

吾人日日近死。蓋日日減損本生之一分。人之生

命有限。前期愈多則後期愈少。是以生愈久。愈近於死日。生一日死候近一日。隨生隨死。生死同始。就生就起死也。況人之生時。則其死時。過一刻。則一刻死。過一日。則一日死。死之謂者。卽往過而不返之謂也。現之目謂生。則往過之日謂死也。生至壯歲。幼歲已過。莫得返回。卽幼歲一分死也。生至老歲。壯歲已過。莫得追回。乃幼壯二分死也。然人之生命。不能全享之。雖長命者。只得享一刻。萬不能並享二刻矣。人之生命。

不過所享之現時現時。總歸於一刻。兩刻不能
並在前刻已過。方可至於後刻。前刻未過。後刻
不能享之。況後刻未定之刻。不知天主賜我與
否矣。人之生。止得一刻。則人之死。止失一刻。人
所得之福。享之不過一刻。失之亦不過一刻。況
以得失爲憂樂。豈不是無可比之愚哉。聖雅哥
伯宗徒說。爾生何物乎。空中速散之煙是也。何
謀厚養豐資。爲久生之計。如自握生死之柄。愚
哉甚矣。

凡人之生。俱屬於無定時之定死。皆不能知死在
於何時。不知今日死。或明日死。惟知必然有一
日死。吾主隱藏死期。不說與人知。令其常念驚
備死候。不至怠惰於善矣。若人知死之定期。不
但懈惰於善。反沉於萬罪矣。設若人確知生十
年而後死。則諉己罪曰。前九年之安逸榮福。不
能陷我於永苦。後一年之善。能救我升天。則只
做善一年足矣。何必長久受苦。以行善哉。則預
知此之定期。不但無益。反致不勝大害。明也。人

不知死候。遲速則驚而常預備。恐有不預備之時。忽然死候已至。而冒靈魂於萬苦也。死候如賊盜然。盜者待家主沉睡失顧。方來謀害之也。死候亦然。不思之時則至焉。試觀打魚者。偶然放釣。而鈎着不覺之魚。及安樂浮水貪食之魚也。死候無不似之也。忽然拋網。牽着不覺之人。及圖樂貪財。作惡之人。而陷之於地獄萬苦也。此者所受死後之欺。不亦甚哉。免之善法。莫若於驚備也。預備死候。亦是如預備賊盜一般。賊

至不過一時也。守夜者。時時守之也。財主疑驚賊盜貪圖。而謀劫其財。則屢屢看守。不敢貪睡。恐有不看守之時。忽然賊盜至。而劫之也。死至一日。不知何日。故須日日預備。刻刻作善。不肆於惡。恐有做惡不行善之時。忽然死至。而陷己靈於地獄也。可不慎哉。

昔賢者說。世間可畏可慎。惟死勢也。死勢之苦。自爲甚大。而較於別苦相。遠至極。又因死總歸於一次。並無兩次。故其苦又更甚無比也。世上別

苦愈受愈重。受之一次。苦重一倍。受得兩次。苦重兩倍。死勢與此莫不相反。只死一次。苦大萬倍。若死兩次。其苦稍減。而轉爲輕易。何也。若死兩次。則第一次凡有差誤。迨第二次皆可改正。只死一次。若有謬錯。萬不能改轉爲正矣。乃以此次爲定。而永遠爲不正矣。天主定萬民每死一次。不得死兩次。若有惡不善死一次。永不能追回善死也。只死一次。安不是甚可畏哉。世間之事。若有錯誤。皆有補之之日。譬如商賈交易。

先損而後益。今日虧本。明日倍利。乃常事也。人死一件。莫不大異。死至之時。靈魂有罪。萬不能望第二生命。以改前罪。死至之時。靈魂爲惡。永不能恃第二死。以退其惡。死時爲惡。永遠爲惡。而受永遠罪惡之罰。可不畏哉。

凡生時能習熟於善死。則死至時。易能迎之。若待死期已至。乃專務於善死。晚矣。遲矣。凡欲行難行之事。必要習學。然後可也。若不習貫。而欲行之。安能不謬差乎。世間之事。無不皆然。藝學及

知學內事。孰不質學。而偶然能行之哉。世間最難者。無過於善死。世人最不習貫者。莫若於善死。況可望死期已至。偶然能善死乎。世間最定不能免之事。惟死候也。世人最要緊之事。惟善死矣。可驚可畏之事。惟惡死矣。能致福樂災難於人。莫若於善惡死矣。如是何不盡力習學善死。而怠於躲避惡死乎。迷哉世人。甚勤於有大害之事。而甚緩於有大益之事矣。設有不知射箭者於此。而帝王命下曰。限爾三日學習射箭。

三日已過。則考爾一箭。若以此一箭射中。則封爾作王。若射不中。立刻將爾燒死。此者必不敢閒過三日。恐射不中。而被燒死。乃時時學習射箭。望後射中。而可登位也。天主聖意定。賜人在世一生之期。以學善死。生期已滿。乃死一次。若以此一死。得一善死。則定其爲天堂之臣。而永遠享天堂之永福。若不知善死。而得惡死。則定其爲魔鬼之奴。而永遠受地獄之災殃矣。由此而想。誰敢空費時日。圖樂貪財。而不專務於善。

死乎。

世間之極脆薄而易壞者。無過於人之生命。比之玻璃更脆也。玻璃風吹日晒。尚不損壞。若人冒風寒熱。則染疾病。或至於死也。况能損人命者甚多。而人之死。不勝多異也。且或饑渴而死。或醉飽而死。或寢寐而死。或水淹而死。或火燒而死。或多樂多憂而死。種種甚多。不能盡寫其死也。人之居世。若能暫免萬死。何能永免。而速不遇萬死中之一乎。然死勢多異。其苦亦無不異。

也。彼此相比。必分輕重。在床病死。比之別死。其苦輕也。設今有兩樣死於此。一病死。一不論別死。隨人揀擇。必擇病死。而不擇別死。豈由不明病死爲甚苦。惟由別死之苦更甚更重矣。病將死之時。悔改立功。不勝難也。况遇兇死之時。能悔改立功乎。且生時做善者。至於病死時。難於行善退惡。並恐退善進惡矣。况生時作惡者。能專心一志。而進善退惡乎。試觀病人將死之時。不勝疼痛。耳聾目變。鼻焦口黑。胸滾腹腫。心中

不勝煩悶憂慮一切靈魂三司。肉身五官百肢。皆鈍至甚。不能行所貫行本性之事。況能行所未貫行超性之事乎。可不預行死時難行之善。而怙終進善退惡哉。

又將死者。事務甚多。忙速至極。若欲悔罪立功。不勝難也。試觀將出路者。時刻逼迫。心中忙速。難記事務。記一忘九。何能慎之乎。況將死者。乃將出後世及墳墓之路。死候逼迫。忙於多事。如靈魂生前死候之事。肉身墳墓。嗣代之事。並醫病

存命之事。何能專務悔改立功乎。生時空閑無事。安平無疾病。喜樂無愁懣。安寧無辛苦。尙不專務進善立功。死時多苦多事多慮。況可望退惡進善乎。生時怠惰於善者。死時更加怠惰也。生時作惡者。死時更加醜惡也。善生善死相應。惡生惡死相稱。是以惟眞能善其生。斯乃眞能善其死也。聖人常曰。善生而並善死。十之十也。惡生而後善死。難得千之一也。可不專於善生。而後可望善死哉。

死時種種多苦。不但肉軀甚苦。靈魂亦更苦矣。心中憂慮。驚駭甚矣。死未至時。爲我等所懼。死時已至。必愈爲我等所懼也。生時記念死時。驚駭至甚。況死時已至。從傍逼迫。強我出世。驚駭不知如何哉。人愈喜樂於其生。愈驚懼於其死。生時安逸歡喜。則死時不勝煩懣辛苦矣。死時記念。與兒女親戚朋友隔斷遠甚。而不相親。與所愛世物相別。永遠不能復用。苦矣。記念前時安樂。戲耍迷色。圖利等情。皆如影速往。如烟速散。

而只遺我所犯之惡。以今陷我於地獄。苦矣。記念前時進善之多路。而未行之。立功之機會。而未乘之。天主引佑。而未順之。善人教訓。而未領之。更加苦矣。記念在世閑過甚多年月。不專務於行善。今願一刻。以悔改過。而未可得。苦更深矣。記念永福永苦。總在於死之一刻。或苦或樂。以死爲定。不知自己應受如何。不勝苦矣。每每甚苦。不能專心一志。心中煩懣。慌忙至甚。難專務於救自己。豈不是難堪之苦哉。

善者之死與惡者大異。善者之死在天主臺前爲至珍寶。惡者之死爲甚兇惡。死時惡者多苦。善者多樂。惡者視世如受樂之境。視死候爲受永苦之始。則出世如出樂境而入永苦之獄也。善者視世如受苦之牢。視死候爲萬福之始。則出世如出涕泣之谷。而入受萬樂之鄉矣。惡者一生之罪惡極多極重。死時疊顯目前。令其不勝煩懣。及自怨自恨至極。善者無罪惡紛撓其衷。只有功績甚多。善德甚美。令其心寧喜樂至甚。

惡者掛心審判之嚴。而生棄已絕望之情。善者懷心吾主洪恩。無窮之慈悲。而生堅望熱愛天主之情。則將其靈魂托付於天主。生死遵守主命。而以主命爲神樂。則生或死莫不甚樂矣。種種多樂。並無所能減其樂也。

西土昔有二人臨終。一富貴。一貧乏。有修士二位。分慰兩家。一位至窮者之家。見滿室大光。聖母偕聖女安慰病者。令其不勝之快樂。其靈出軀。則聖母接抱。同聖女攜送升天。修士甚喜。一位

奔至富者之家。只見一黨羣魔圍床湧躍。而病者煩懣辛苦。不可勝言。其靈出軀。則羣魔擄之入於地獄。修士苦甚。可見善惡死之大異。而以苦樂相別也。

死期已至。魂軀相離。所留惟屍。頑然如石。無知無能。無學無才。類於糞土。倣虫之糧。而與朽腐之肉不異也。此時屍骸所變之容貌。醜陋難看。其所噴發之氣。甚臭難聞。雖是兒女。遮目不忍視。塞鼻不堪聞。親戚朋友。皆遠避之。家人速速收

殮入於棺木而蓋密之也。將之入棺。意欲避蔽屍骸之醜貌。令人不見。而免驚駭耳。遮密棺木。不過爲禁拘臭氣。不致分散。免人聞之耳。奈之何。人喜言生而諱言死。則稱棺木爲長生板。而不稱爲藏死板。差謬不亦甚哉。嗚呼。棺木之事。不可諉。棺木之情。不可飾。棺內之屍。不可忘。此我肉身將必似之也。孰忘已死而備善死哉。

世人最厭嫌者。莫若於人之屍也。是以收殮入棺。卽擲於屋偏僻之所。或搬出門。置於野處。埋於

坭土不容其擊目。免其傷心。嗟哉。世人賤之甚於糞坭。遠之甚於虎狼。離之甚於寇仇。避之甚於瘟病也。生時自足自滿。自居於人之上。壓人於己之下。種種誇張。而生傲情。今不如卑陋之奴也。隨人之意。或恨。或辱。或謾。或欺。其萬不能護己也。生時自大自高。大處不能容之。而死時五尺地載之有餘。生時居住精緻華麗之室。而死時挖小竈以壅之。則以硬地爲床褥。以坭土爲被蓋。以蛆虫爲兒女。以蚯蚓爲朋友。以白蟻

爲侍者。以墳墓爲長久封鎖之屋。待至世末。永不返回。永不能復見也。其離人目。則離人心。永不哀悲之也。古語曰。不擊目者。不致心疼哉。若有親人行哀悲之事。恐似哀悲而非哀悲。乃實悅其死。而恨不得其先死。以早遺下貨財。自用自掌自主也。人之死候。不拘貴賤。無不皆然。人之肉身。醜爛歸土。莫不如是。尚可寬待。尚可厚食乎。尚可好色而見爲美乎。痛哉。人迷已夫。屍入棺後數日。所變之狀。不能盡說其醜矣。若開

墳墓以視之。必現露。甚可驚駭之狀。乃腹開大口。噴發不勝臭氣。五臟變化蛆虫。疊疊發湧。蜂擁轉旋上下。眼皮朽爛。眼精腐損。口唇崩懸。牙齒剝開。頭髮拆離。鼻子敗毀。鼻孔多虫。耳躲垂下。耳孔漏膿。一切遍身爲腐肉。而成最可畏之像。則與八日腐狗之屍。無不似矣。嗟哉。人之肉身不足喜。屍骸之狀不可忘。孰能誠信將來自變爲此狀。而敢尊貴裝飾肉身哉。則將屍狀以爲鑒。而想自己謂屍曰。我此軀不過數載。必與

爾不異矣。爾昨日如我。我明日何不如爾乎。今爾露出此醜之狀。將來我也不能避也。爾向時姿美丰采堅壯。與我今日不異。將來我與爾今日臭腐。何能相別乎。爾昨日欸待諂媚。而養育此腐之軀。與我今日無不相同。將來我軀轉養無數蛆虫。與爾今日一然。嗚呼。明日我爲人所厭。所賤。所忘者。則今日爲人所尊。所敬。所畏。所仰。所讚者。有何益哉。我明日爲醜爛之屍。而變爲灰坭者。則今日姿美艷色堅壯。而握萬民之

權有何益哉。明日我爲蛆虫所食者。則今日爲大富。而聚萬金寶。以欸待諂媚此軀。有何益哉。況生時安逸福樂。死時陷我於地獄萬苦。更有何益於我哉。慎之慎之。毋致受肉身之欺可矣。法亞賢人述。昔有一位諸侯去世。而葬於墳墓。葬後數日。開其墳墓以視之。則見一個甚大甚醜。蝦蟆在其面上。嚙咬臉肉。並見甚多臭虫同在。衆人驚駭逃避。而不敢視之也。諸侯公子聞之。卽往見先父之屍。一見其爲甚醜腐屍。並爲蝦

螻蛆虫所吃者。乃呼號嘆曰。此等之虫。莫非吾在世所養及所欸待之朋友哉。吾生時圖樂。謀財貪食。雖稱爲養肉身。真是爲餌蛆虫。以後嚙我身。自欺不亦大哉。莫若今時以行苦功苦之。以嚴守齋餓之。乃將來不自欺。並不受其騙我矣。肉身丰采。聲名勢位豐裕。皆有如此之後。而歸於如此之終。則莫若於棄世捨財絕樂。而盡力專務進善。作如此之想。卽時改裝。而往羅瑪府。除絕勢位。而以賣黑炭度生。克己修德。悔改

前過。熱愛天主。是以死時顯現聖跡。一府之鐘
無人動之。而自動自響。皆爲升天之証也。我今
聞之。安不可以爲鑒哉。

少年子弟好輕狂
傲怠奸情滿肚藏
待至諸愆已敗露
形靈兩悞永遭殃
歲月如梭催我老
尋思往錯何時了

臨終返悔罕聞有
莫若今朝改舊好
死期忽至必全廢
奉勸仁昆枉慕戀
火煉眞金苦煉德
見愁心樂人豪傑

富貴榮華似閃電
隨風掃動霎時變

遵吾正道不辭死
爲義忘生成聖哲

卷一終



四終畧意卷之二

泰西聖奧思定會學士白多瑪述

私審判之說

凡愚者以目所見爲有。以所不見爲無。身後之事。肉目所不見者也。則其以身後爲無。何以將此大事。能動己心。以生恐懼。而防後患乎。不畏身後。而誠能輕賤目前之樂。卽竭於立善者。未有之也。是以愚者恣縱安逸。貪財圖樂。無所不及。而以得之爲甚喜。以失之爲甚憂矣。死候爲失。

落世福世樂之原。以失世樂世福爲憂。則以死
候爲甚憂。而所最畏者。惟死候而已。凡智者不
以目度物。故不以目所不見爲無矣。惟以理度
物。故以理所指有無。其亦爲有無矣。以理細察
身後。則知身後之情。爲萬民甚可畏者也。智士
所最畏者。莫若於身後之事矣。畏身後者。則以
失世樂不爲憂。以得世福不爲喜。故棄絕世樂。
忍受世苦。勉力行善。不爲難矣。然雖畏死候。非
由以死而失世福。乃由以死而進身後之大難。

也是以雖畏死候。愈畏身後矣。隱修賢者耶理亞常曰。余所驚畏者有三。其一靈魂離肉身之時。其二天主審判之時。其三聽天主決案之時。然死候雖可畏者。而審判之嚴。可驚可畏。比之死候。何其勝哉。

凡有承命者。必有復命之日。自然之理也。人之居世。或奉國主發遣。或聽家主使令。必有查其悖合主命之日也。順命可賞。逆命必罰也。豈可有應受賞而不受罰之理乎。試觀世人管理主業。

資財。或受本資以營息者。管業營息之期既滿。業資之主。照所付業資多寡。則計盈足缺少。虧本倍利。以爲賞罰輕重之準則矣。況天主以本性及超性無數之恩。皆付與吾人。以爲靈魂之業。而做善之本資。令吾善用取益而不致損。安可無定察吾人悖合主命之日乎。乃天主定審判之日。爲嚴察靈資。或益或損。善用惡用。若以資有益而善用之。則賞之也。若有虧損而不善用。則罰之也。

審判之案有四。痛悔一。告解二。私判三。公判四。先二者恤案也。後二者嚴案也。先二者生時仁父赦罪。飭時也。後二者死時嚴司罰罪。義時也可。愛其飭可不懼其義乎哉。聖奧思定曰。爾慎勿自欺。天主之良善固可愛也。其聖怒愈可懼也。生時無惡不赦。死時無惡不罰。飭主義主各有其時也。凡生時至恤案。悔罪蒙赦。則死時至嚴案。必無復懼。恤案所赦之罪。嚴案無復再斷矣。若生時不至恤案。或不善至。必後至義案。聽斷

其罪。卽各人死時。屍骸歸土。其靈至天主臺前。聽審判。一生所思言行。凡有爲惡。不拘大小。雖人未及聞者。暗密不明之罪。雖妻兒未及知者。暗心所成之惡。雖口未露出者。一一現露於天主臺前。纖毫不遺也。卽一念一言之失。雖幽獨雖微小。皆施嚴罰。此時我罪甚醜。何能不甚大羞恥乎。此時我罪甚重。何能免天主之聖怒。而不施嚴罰於我哉。

私判之嚴。甚可畏矣。聖奧思定思之曰。審判之案。

上有吾主爲定案司者。下有地獄開一大口。爲吞下犯人者。一邊有各樣罪惡。爲真實之徵也。一邊有一黨羣魔。爲原告及掌戮者。有護守天神。爲証所施之恩者。又有靈魂爲被告者。並有惡人之良心。爲計罪之簿者也。犯者見已四圍如此。甚多見証。並無詞可對。無路可走。無所可望。驚駭煩悶。可知如何深哉。此案者。比之世間之案。相遠無比也。世之審司者。能力甚弱。有所不及。聰明甚鈍。有所不知。是以或有自欺。或有

受人之欺也。私慾至深。有不公義。或受人賄。或受人情托矣。犯者或有強証爲實。或有不肯自招。或罪不顯其惡。種種脫身之多路也。尙一到公臺之前。而見將審其罪之司者。憂慮至甚。震慄如死。況我犯萬罪。每每甚醜。甚重。至天主嚴臺。見天主至公至義。至威至嚴。大發聖怒。將定我死罪。而罰永遠之苦。驚駭之至。當何如哉。聖伯爾納多曰。隨爾思念何苦。任爾慮想何凶。皆不能比罪人所受聽審判之苦矣。

凡欲戒惡爲善者。莫若於思念審判之嚴也。惟真能思念審判之嚴者。斯乃真能畏主也。真能畏主者。斯乃真能戒惡爲善而免審判之苦矣。犯罪時可試其証。吾人思言行。每乖正理。私欲不禁。皆由不想審判之嚴其故也。孰能誠想。今日凡我不善思言行。皆係得罪將來審判我者。而敢放肆不正之乎。譬如畫像者。明知帝王將必驗其所畫之像。而照像之細粗好歹定其賞罰。何敢失顧。而不盡力於畫最美乎。況我思言行。

雖至微至密。皆係天主詳細嚴審。而定其無窮盡之賞罰。焉可不專務於善之哉。且凡我過失。皆係背逆明鑒我之大主矣。臣民雖最惡者。孰知帝王在已眼前。察己所行。而敢得罪之乎。況天主無所不在。而常臨我。無所不知。而明鑒我。何敢背逆。而輕賤之乎。

諸聖師勸曰。或思或言或行。如將至主臺前。審判善惡。以加賞罰。聖訓哉。則思念審判之日。非念之如將來之日。乃如現在之日也。視己非如將

來聽審判。乃如現時在主臺前。聽其決我一生罪惡之案矣。能如此真想者。則心中所生恐懼之情。至甚無比。所發戒惡之心。至切至熱。不可勝言。設若念己如今時在主前。明見己罪甚多。甚醜。則怨之恨之。至甚矣。念己欲復回於世。改過遷善。滌罪立功。而永遠不可得也。則苦楚疼痛。至甚矣。念己看見地獄大窩。齊備萬苦。以罰我罪。則震慄驚駭。至甚矣。念己看見前時所輕慢之天主。顯現嚴威。則愧恥駭羞。至甚矣。念己

看見大羣醜魔虐心厲色叱我擒我。酷我而無路逃走。無人能救。無所可求。則憂慮煩悶。又至甚矣。由此而想。則將審判之時。驚畏羞恥之心。轉作今日驚畏吾主。而愧羞己罪惡也。將審判之時。怨恨罪惡之心。轉做今日怨恨己罪。而定心戒惡情也。將審判之時。願作善之心。轉做今日願作善。而勉力速行之。如聽審判回來行之一般。則至天主臺前之時。無所可懼。無所可恨。無苦可受。反甚喜甚樂。蒙天堂榮福之報矣。

魔鬼恨人至甚而以人之苦爲己樂。以人之害爲己益也。若有害人之機會。豈不盡力於甚害之也。況平生隨着我。以計我所犯之罪。若我有罪。何願隱藏而不告我哉。其告我時。何能含仁而不甚虐告我乎。卽審判之時。將其所知道我一生之罪。不拘輕重。一一露出以告我矣。又舉理多端爲徵我應受罰矣。卽曰。至義至公天主。此者進教之時。雖許絕我魔鬼。真是懷我於心。平生雖有進教之名。確無奉教之實。常聽我命。而

背天主。今安可天主寬恕收之。而不交與我苦之哉。爾常保佑引之行善。雖最易行之善。皆不肯從命。我誘之行惡。雖甚難行之惡。而我難看行之污穢。皆願從我誘惑。今爾欲賞之。無毫功勞可賞。欲罰之。有萬罪可罰。安可賞之而不罰之。永苦哉。此者原係天主之人。因其爲天主所造。而救贖者也。今應爲我之人。因自將己靈魂賣與我也。爾贖之價。雖無窮者。其厭嫌之。而不願爲爾孝子。我買之價。雖甚賤者。其貪戀之。而

情願爲我奴矣。爾許之以天堂而不應承。我許之以地獄。而就允諾。今安可定其爲爾天堂之義子。而不定其爲我地獄之奴哉。天主至公。何能奪此人爲己人。而不定其爲我人哉。速速定其死罪。而交與我矣。此時我萬不能申訴。而破魔鬼之証也。惟有疼痛煩悶。自怨自恨。無所不及也。

當時惡者視已無詞可對。以駁魔鬼之告。乃向護守天神。懇求代我申訴。而救我也。天神不但

救反將一生所負之諸恩一一証明而嚴責我
曰。爾在世時。我引導爾正路。而不從。教訓爾棄
邪。而不棄。勸爾爲善。而不爲。誨爾戒惡。而不戒。
爾自爲之。爾自致之。今有何詞代爾申訴乎。
我光照爾心。令爾明見罪之險危。而能避之。卽
與損友相交等。我勸爾絕之。相別隔斷。爾反固
執於相親。致犯無數之罪也。我賜爾痛悔。告解
之機會。以得聖寵。爾或告不明。而悔不切。或善
告眞悔。而得罪赦。則速復犯。而如狗返回吞食

先嘔吐之糞也。魔鬼謀害爾死。而墮地獄。則我禁之。爾既在世。應遷善立功。反托賴有生命。而加罪惡也。爾明知魔鬼之害。而不避之。明知我無數之恩。而背忘之。如是醜惡者。安可作爾之主保。而救爾不受永苦哉。講畢。則轉向天主曰。此者卽是天主所命我護守靈魂。依命護守照顧。處處引路。事事教訓。但其不遵我教。而依魔鬼之誘也。不論異端。不拘邪術。皆信而行之。只是正教。眞道。皆不信。又更不行之也。奈何。今求

天主施之公義。定其死罪。而降無窮盡之苦也。此時天神不肯救我。反告我罪。望誰可救。求誰可憐哉。總是無所可望。無所可求。無所能救。惟有自恨自怨。棄已絕望。而受永苦也。

設若無天神魔鬼做証。人之罪惡。尙不能隱藏。另有人之良心。告訴各人。而顯露其罪。無所可遺也。凡人照己良心。則明見自己諸罪。如照鏡者。鏡內明見自己面上之污也。世人犯罪。皆暗心知惡而駭羞。非良心明示而告之。何能知惡而

羞乎。若有不從良心。裝飾已罪。而不認已爲惡。則良心復告。多回刺心。令其醒悟。而明知之也。世人之良心。大爲私欲所蔽者。尙能如是明示人罪。況審判之時。良心光明至極。無私欲能蔽。安可有不明示人罪乎。

良心露出我罪。一一排列於我目前。令我明証此果係我所爲也。比之小鷄。明証其所生之鷄爲其本母矣。人之罪惡。在人之前。如有口舌。而謂之曰。爾爲我之父母。我爲爾之兒女。我爲爾所

生者。爾爲生我者也。何敢與爾相離。而不跟隨
爾乎。此時犯者。何能不招。而不認惡哉。又良心
顯罪。如將其罪畫於帳上。然後送此帳與其人
視之也。人視之時。不但明見已本身之諸罪。並
明見諸罪之情由。如犯罪之計。犯罪之路。犯罪
之心。犯罪之樂等類。皆詳細明見。一毫不遺也。
此時人見已罪。與生時見之相遠至極。生時罪
惡。變其醜貌。而顯如有美貌。及爲可愛者。人之
心目昏迷。難於詳細已罪。審判之時。罪惡不能

變其醜貌。人之心目不能悞視之。則見之爲甚醜甚惡。而最可恨者也。此時犯者轉思生時自行如是醜惡。駭羞憂慮。至甚無比。自怨自恨。不亦甚哉。

天主將定我罪。先責我負恩之罪如此。我造萬物以服事爾。造日月爲光照爾。造諸糧爲養育爾。賦爾靈魂爲認而愛我。加以寵佑扶爾爲善。爾應謝恩。反加罪於我矣。我降生爲救贖爾。受辱望爾得榮。受萬苦望爾受萬福。受死望爾得生。

爾反不願得生。而冒永死矣。我加恩愛。爾忘恩不認。引祐教訓。爾詐聾不聽。加威驚嚇。爾加硬不畏。種種萬罪。而輕慢我也。生時多見我之寬恕。容爾悔罪改過。今時則見我之威嚴。而施公義也。生時不肯認我。爲爾至仁至慈大父。今必認我。爲爾至公至義之主。及爲定爾死罪之司者也。既爾在世犯無數之罪。今轉思有何開消。有何告解痛悔。補罪之聖功乎。此時犯者。無句可對。只是恐有聖母可憐。天神可恤。聖人可慨。

乃轉目普視而尋主保。聖母天神聖人皆見之。以爲可恨可罰而不可救者也。此時欲逃走而不可得。願死又不可得。一切無所可望。惟有呼號啼哭低頭而候。天主定其死罪耳。

且天主大發聖怒曰。爾爲不勝醜惡者。必應下地獄。受罪惡之永報。萬不可升天。見我容貌而享我無窮之福矣。速速走開。離遠於我。而下地獄。與魔鬼同受萬苦矣。此時魔鬼見已告羸快活至甚。啞啞狂笑而來擒我。其凶暴動刑。苦楚疼

痛不知如何矣。世人遇着豺狼。通身大震。而驚如死。若動發一爪。人難於再生矣。況魔鬼不勝之暴虐。比之豺狼之虐。至甚無比也。其凶猛仇酷靈魂。當之如何。魔鬼既捕靈魂。則丟於地獄。羣魔永遠苦之。可不畏哉。

聖達彌亞諾述。昔有二人。去山砍柴。山內遇一甚大龍蛇。其身有兩首。每首一口。每口一舌。每舌生成三箭之體樣。大開兩口。弔出兩舌而迫近二人。其一胆大堅壯強。量將斧頭砍蛇一首。龍

蛇發不勝暴虐。撞觸其人。而纏其身矣。人見已大禍之中。大聲呼號。求伴救之矣。伴者膽力甚弱。不敢近之。甚慌逃走。捨棄其人。隨蛇報仇。而害之也。乃龍蛇扯之。至於已穴內。以苦之也。聖人曰。我思此情由之時。所生之恐懼。所發之憂慮。至甚至大。自不能解之也。所思者。卽是人與蛇在於穴內。該成何體樣。人見已無所能救。及無所可求。該做如何之想。見蛇無能解己心怒。無能改己猛性。所生之傷慘。不知何若。受蛇咬。

之萬口。每口甚虐甚勵。其所受之苦。不知如何之苦哉。聖人如是思之。不勝憂慮。憂慮更甚。則思之更甚。思之更甚。則憂慮又更甚矣。况思想地獄龍蛇牽人於地獄內。羣魔仇之。而加重重萬苦。永遠受之。而無有時可望。其所致之苦。所生之驚畏。不亦甚哉。思之之念。如是之切。而能加苦加驚至甚。受之之勢。可不甚切乎。受之之苦。可不爲無窮之人難測之苦哉。慎之慎之。而以爲鑒。

公審判之說

公審判之意。畧有三。一凡世人者。做善做惡。皆係靈魂與肉身同做。則受善惡之賞罰。應兩者同受。豈有一受。一不受之理乎。私審判之時。惟有各人之靈魂在案。肉身歸土。未曾領受其報。待至公審判之日。靈魂付原軀。兩者同詣公判。而同受善惡之永報矣。二凡居世者。不拘善惡。俱享世福。皆受世苦。善者或受窮難夭死。惡者或受富厚壽死。未可定也。愚者不明其意。乃疑天

主公義及仁慈之情也。公判之日。天主顯現其甚妙意。而發露各人受苦樂之故也。則萬民知天主至公至義。至仁至慈。而先凡所生之思疑。無不解消也。三凡人之生。或善或惡。孰能量度而定之也。有似善者。真不爲善。而錯認爲善者也。有似惡者。實不爲惡。而錯認爲惡者也。公判之日。各人之善惡。不拘幽明。皆露出與萬民知。則善者惡者相遠至極。相別至明。再不能相似也。人永不能錯認之。而以善者爲惡者。以惡者

爲善者也。

公判之日。有多名稱之。曰。天主之日。曰。至苦至凶之日。曰。至威至迫之日。曰。天主大發聖怒之日。曰。天主定萬民善惡案之日。公判之情。皆爲最可畏者。人深思之。無不恐懼。而其圖樂之心。無不消滅矣。聖熱落尼莫曰。吾思末日之嚴。心寒身顫。飲食之時。工行之間。常聞主聲。呼我至其臺前。以聽審判。而定罪案。偶遇樂時。此末日之念。如盜速出而進奪吾樂也。大德之人。想審判

之念。畏懼絕樂如此。罪人宜如何哉。審判之念。所致之益。至甚無所可比也。惟能想此日之嚴者。乃能退惡進善。克已修德矣。自古至今。不勝數惡者。改過遷善者。不勝數善者。絕世修身。不勝數修者。旋繞萬國。行教勸人。皆由常思審判之念其故也。孰能真想自己善惡。此日發露與天神魔鬼及萬民知。而不盡力去惡行善乎。由此而想。世人行善做惡。由念忘末日其故也。孰欲爲善。而不思之。孰真思之。而行惡乎。孰欲行

惡而不忘之。孰忘之而行善哉。

公審判事。爲天主所定者也。故不可望改變其例。而日後無審判者也。蓋天主所定之言。永不能受變。天地有壞。天主聖言。不得有變矣。則日後定有審判。不必疑也。惟有其時。人莫可定。天主默而藏之。俾人常畏。而恆防焉。宗徒問吾主審判之期。果在於何時。吾主曰。雖天神亦不知之。人何能知乎。惟其將來。先有兆矣。審判之兆。至迫至凶。世間最可畏者。莫若於審判之兆矣。審

判之日。比之人死候之日。死候將至。人之通身盡屬異變。爲死候之兆矣。乃四液相攻。而盡失平和。耳聾目變。鼻焦口黑。胸滾腹脹。面色失容。脉亂氣緊。聲啞不明。心中甚慌。明悟顛倒。靈魂逼迫於離肉身也。此者皆爲一人死候之兆。今世之人最不忍看者。莫若於此兆矣。况審判將來。非一人受變。乃萬物受變。爲世界窮盡。及萬民死滅之兆。其兆之凶。豈世間患難可論哉。驚嚇世人。豈死候之兆。可比萬一哉。

審判將來。先所有之兆。卽是民與民相殺。國與國相戰。四方撓亂。不能太平。日月失光。星辰失序。天失運動。山林崩裂。全地大震。裂開大口。而吞下多城。海浪大發。鬪聲驚嚇世人。海水汎溢。淹滿隣方。空中猛發雷電。暴風大作。甚猛吹山。令其改移。而失原所。一切萬物皆受異變。而不勝撓亂矣。蓋居世之人。原用世物。不但失物當然。反以物大悖天主矣。此時天主以物加苦世人。畧報其罪。當然之理也。

世人見天地大變。不勝慌忙。而驚駭如死也。容貌焦悴。面色如土。正是皆成死人之像也。我形像驚嚇爾。爾像貌驚嚇我也。我不忍看爾容貌。爾厭見我面色也。世人相驚相嚇。無不皆然。此時世人不思飲食。不貪睡臥。不圖財物。不營生理。街上如野。無人往來。官不審事。衙役離散。人逃至山。以避災難。禽獸入城。以救生命。惜哉。皆負其望。而無一可得安身之所也。在彼在此。不免凶死。親戚不能相救。父母兒女不能相顧。父母

往東凶死。兒女往西暴死。世人禽獸。無不皆然。今爾聞之。可不鑒哉。

審判已至。從空中大火降來。充滿地面。焚燒萬物。世人鳥獸魚虫草木五金寶貝等物。皆變爲灰矣。今時物與物相別。細物與粗物大異。尊貴與貧窮。大有不等。朝廷與百姓相遠已極。萬物無不皆然。燒滅以後。細物與粗物。尊貴與貧窮。朝廷與百姓。不能相別。皆變爲相同之灰也。孰能分別灰與灰。朝廷之灰與百姓之灰哉。世物原

係從虛無而來。後變塵灰而去。可知世人戀之。不過戀虛灰一然。孰願多苦多勞。爲得享之。而不願絕之。爲得天堂無窮之福哉。

當時天主命天神吹號。達於四方。喚萬民復活。而赴聽審判。吹號一聲。萬民無不遵矣。從有天地而來。萬國萬人。不論善惡。或在天堂。或在地獄。皆必復活。立刻墳墓。及大海噴出原舊之屍骸。地獄吐出惡人之靈魂。天堂降來善人之靈魂。彼此皆合自己原舊之肉身耳。

惡人靈魂。一見自己原舊之肉身。不勝難堪之苦矣。乃怨軀曰。眞禍之肉軀。爾乃最可恨甚虐之奴者。生時爾固執於惡。戒爾做惡而不退。勉爾行善而不進。種種肆縱。累我萬罪。而致我今受無窮盡之災難矣。犯罪之意。皆歸於爾。犯罪之工。信係爾行犯罪之樂。皆係爾受此罪之惡。歸我乎。歸爾乎。爾自爲之。爾自致之。此罪之罰。何應我受。爾不受之乎。我待爾恕。照顧爾安。常樂爾心。爾應報我。反加害我。而逼隨爾行惡。則今

我受地獄之永死。豈不是爾累我乎。則我通生命與爾之日。爲我受永死之根底。寧願自受萬死。豈寧通一生命與爾哉。今我哀悲痛哭前罪。不能復望。恨錯怨差。不能改正。恨死願滅。而不可得。呼號天主。而不憐我矣。惟有自恨。而抱怨爾。則我所最願者。惟見爾受萬禍。且爾受地獄永遠猛烈之火。正是合我心志。而我自願受之。爲得見爾同受也。

古賢默思。借喻對証。卽設肉身如有聰明。而辨真

假。及如有口舌。而還怨靈魂曰。眞禍之靈魂。爾乃不勝醜惡。及亂言胡說者。爾怨我有何理哉。凡我所有之醜惡。爾能戒而不戒。凡我所有之邪情。爾能制而不制。每我將犯罪之時。爾應救而不救。今爾受罪罰。焉可怨我而不自怨哉。天主賦聰明與爾。令爾能分善惡。我本如瞎眼。盡不能知好歹。乃托爾引迪。方能去惡行善。但爾偏僻至極。指惡爲善。而令我行醜當爲立功。是爾累我於萬罪。可不怨哉。天主定爾爲我主。定

我爲爾奴。待爾使用。方能行事。爾倒轉天主所定之規。不顧做主。而轉爲奴。遵我之意。而隨我犯罪。犯罪之時。非我自犯。乃爾引犯。此罪之惡。焉可歸於我。而不歸於爾乎。今爾自受萬苦。當然之理。何必累我同受乎。在世累我犯罪。今又累我同受罰。爾惡不更大哉。今我所最怨者。惟爾我相結合之事。寧我歸於全無。無寧與爾結合一日哉。奈何。此時天主強以結合。卽令兩者同赴審判。而共聽罪案矣。

善人之靈魂。一見原舊之肉身。歡喜快樂。不亦甚哉。則向之而恭喜曰。爾爲不勝眞福者。感謝天主。賜我得爾爲一生之良友矣。生時爾助我心。專務於善。勤緊於功。克己邪情。棄絕偏愛。戒愼吾思等類。今我受天堂之永報。皆係爾舉行之工。恭喜謝爾至甚矣。爾引我意。不厭窮難。不辭苦辱。不復仇恨。不謀爵位。不貪世福。不戀世樂。今受萬福萬樂。皆係爾絕樂受苦之勞。恭喜爾不了矣。肉軀如有口舌。而賀靈魂曰。爾爲眞福。

及最可愛之靈魂。在世蒙爾正愛。及無數之恩惠矣。故今感謝爾不已。又愈感謝天主賜我得爾爲平生之善主也。今我受無窮之樂。皆屬爾生時治我之功。讚美爾至於無窮時也。靈魂對曰。我所行之善。非我私行。是爾同行。今受應報。安可自受。而不與爾同受乎。則與我結合同享永福。而永遠感謝天主之恩也。乃二者仍舊相合。而成復活之人也。善者惡者復活。不勝大異。惡人之肉身復活。不勝醜陋。形像最穢。朽屍比

之不及萬一也。四肢百體雖獲其全。但其劣弱幽色甚無比也。善者之肉軀復活。光耀至極。勝於日頭之光幾倍也。其光榮至美。較與萬國萬王之光榮相遠無已也。其身之毅勇最堅。萬筆述之。何能盡述之乎。

萬民既復活。必往若撒法山谷。爲審判之處也。天神將善人與惡人戴集於此處。善者惡者既齊。諸天大開。本十字聖架顯於空中。善者見之。感謝吾主救人之恩。慶賀頌讚尊敬。惡者見之。記

念向時辜負救人之恩。痛哭悲號。自怨絕望也。此時吾主耶穌從天降來。乘雲顯於空中。爲衆目所覩。衆耳所聞。衆心所驚矣。聖母親近吾主座位之前。九品無數天神。左右周圍矣。吾主大顯天主之威。善者見其榮光。大喜大樂。充滿其心也。惡者見其威嚴。伏地痛哭。畏懼如死。萬不敢仰視吾主之面也。天神奉天主之命。分開善惡之人於左右兩邊。聖額弗楞曰。分別主教與主教。及鐸德與鐸德。則聖伯多祿去右邊。而茹

答斯去左邊矣。分帝王與帝王。則聖達味去右邊。而撒耳去左邊矣。分夫與婦。則亞斯額落去左邊。而額斯德耳去右邊矣。分父與子。則亞巴郎去右邊。而達勒去左邊矣。分兄弟與兄弟。則亞伯耳去右邊。而加引去左邊也。分同行諸善惡者。則分學士與學士。客商與客商。農夫與農夫。工匠與工匠。一切善者皆去右邊。而惡者皆去左邊也。

惡者見善者不勝榮光。及不勝福樂者。而自己最

凌辱及最災難者。疼痛怨恨。不可勝言。帝王者。見己小民。如花子及癲瘋者。登聖人至尊之位。而自反做惡僕卑賤之匪器。卽憂自恨。不亦甚哉。高位者。見己治下之庶民。與神聖同一所。而自己與魔鬼及惡人同一處。惶愁何深哉。慘虐之司者。見己所苦之善者。受天主無窮盡之洪恩。而自己受魔鬼永遠之刑罰。切齒自怒不已。做主者。見己奴者。爲天主甚愛之義子。而自己爲魔鬼最恨之奴。煩懣憂慮。不盡言矣。尊貴者。

見前世之卑陋。及貧賤者。轉爲尊貴富厚者。而
自己爲輕賤。及窘難者。不勝怨恨也。外教者。見
己在世所戲笑侮慢教中者。爲最可頌讚者。及
至高名望者。而自己最可欺負者。及甚可羞辱
者。愧恥無所可比也。此時惡者醒悟。而謂己曰。
吾眞爲癡者。眞爲狂者。又指善者曰。其眞爲智
者。眞爲聖者。其在世行善立功。則吾恆侮慢戲
笑之。而見爲愚蠢者也。其忍受苦。棄絕世俗。不
貪財色。則吾見爲顛狂者也。今知否也。乃其在

世所爲之事。至善矣。至美矣。所行之路。最正矣。最坦矣。故今日爲眞福者。爲天主之子者。吾在世所爲之事。不勝醜也。所行之路。不勝歪也。故今日爲眞禍者。爲魔鬼之奴者。可不慎哉。

善者惡者。旣分於左右。必開計萬民功罪之簿。而指著萬民之善惡也。將一人之善惡。傳與萬民知。將萬民之善惡。傳與各人知之也。凡人不論大小。不拘貴賤。在世所思言行。或善或惡。或輕或重。一一顯露於萬民之前也。不但發露人所

顯然行之善。及所昭然犯之罪。又發露善人幽獨之善。及惡人暗地之惡也。善者在世。外貌樸陋可賤。心中隱藏善德功績。卽是如孤山隱藏金銀寶貝一般。惡者在世。外貌端正可重。心中隱藏醜惡罪愆。卽是如花棺材隱藏臭屍一然。審判之日。天主開明各人之心。發露各人所隱藏之善惡。萬民則知孰爲眞善者。孰爲眞惡者也。發露善人幽獨之善。以增其榮光也。露出惡人暗地之罪。以加其凌辱也。惡者見己毒心偏

意計謀詭巧。瞞騙偷盜。貪饕好色等惡。皆露出萬民知。羞乎不羞乎。奸童女者。僭人之夫者。姦人之妻者。一見其罪。皆明顯與萬民知。愧恥羞辱。不知如何之哉。若將爾所犯諸罪。及犯罪之情由。與犯罪之狀等類。一一畫在於帳上。然後將此帳掛在於市中。衆人明見。爾何敢仰視人面乎。安能保已生命而不羞死乎。況將爾所犯諸罪罪之情由。及罪之狀。一一發露與天神魔鬼萬民明見。何能不勝羞辱哉。聖巴西畧曰。此

時惡者所受羞辱之苦。比之其所受地獄之苦。更深更重也。

此時不但顯露善人之善。惡人之罪。並露出善者之惡。惡者之善也。聖伯多祿背天主之罪。聖保祿謀殺教中人之惡。聖瑪達勒納所犯污穢之罪。皆露出與萬民知之也。露出之罪。不能致羞辱於善者。反致不勝榮光及福樂也。善者在世痛悔告解遷善。而蒙天主赦罪。則其靈魂全潔淨也。其罪之惡。消滅也。故不但無所可羞辱。反

有痛悔之德可讚。告解之功可美。遷善之績可
頌也。露出之善。不能致榮光於惡者。反致其不
勝羞辱痛恨也。惡者在世。所爲之善。不稱爲恆
善。因其爲善。隨起隨止。不能常久。而始終不一
也。故不但無所可讚。及無所可致榮光。反有忘
勇德於行善之惡。可恨。有失堅心於修德之罪
可惡也。

審判之時。不但有計罪之簿。或人之良心爲憑。並
有魔鬼爲原告者。及天神爲見證者也。彼此卽

將惡人平生之罪惡。詳細告於天主臺前。發露於萬民之前也。天主將惡者之妄思言行。一一嚴責之也。又將惡人背忘私恩之罪。辜負公恩之惡。及所當行之善而未之行。所能戒惡而未之戒。一一嚴責之也。此時惡者無句可對。若欲呼號天神。哀求聖人。轉求天主。必無一可代求也。因其在世。辜負天神之引迪。不遵聖人之道。不踪善人之跡。不顧聖經之言。故審判之時。神聖不但不代求。反大怒之也。惡者欲稟訴。無詞

可訴也。欲逃走而不得逃也。欲死而不得死也。一切無所可求。無所可望。惟有伏地痛哭。自怨自恨。而候天主定其死罪之案也。

審判已畢。賞罰已定。吾主喜色向右边。謂惡者曰。爾等爲天主三位所愛。及所眞福者。來矣。升矣。受享從有天地所預備。爲賞爾等天堂之國也。爾等在世爲我受難受苦。今受我永遠之福。應報也。在世痛哭所犯諸罪。除絕罪惡之根底。喜心修德立功。今蒙我無窮之樂。應報也。在世勇

力恆心攻勝三仇。今受我天堂萬福之冕旒。應報也。爾等在世。將己靈魂肉身生命。思言行爲。及諸事務。全托於我。我今將我本國諸美。全交於爾等。來矣。升矣。而享我萬福萬樂。常生天堂之榮也。善者聽聞吾主此言。卽時大發踴喜之怡情。與熱烈之毅愛。感謝天主弘恩。稱頌主保聖母。讚美護守天神報達。引其做善之佑。慶賀扶其立功之友也。此時善者之心。所嘗之味。所享之樂。何其甘哉。何其美哉。而彼惡者所受之

慘愧所遭之憂鬱。何其酷哉。何其深哉。

吾主怒色向左邊。謂惡者曰。爾等爲不勝眞禍者。離矣下矣。永受所預備。爲罰魔鬼及其使徒者。無窮盡之火也。爾等在世。辭勞於善。而求安於惡。恆圖世福。而忘天堂之永安。今不獲天堂功勞之報者。而反恆受罰惡之苦。公罰也。爾等在世。順魔之誘。謀貪穢樂。戀習敗俗。貴重虛財。輕視吾樂。吾命。吾恩。今不蒙我之恩愛。而與鬼魔永受窮苦之刑。公罰也。爾等靈魂肉身。三司五

官及凡思言行。皆爲眞禍也。永無有福可望。無有禍可避。卽屬醜魔至卑之奴也。離矣下矣。離我爾等至慈至仁之大父。永遠不能見我面也。離我萬福萬樂天堂之國。永遠不能享之也。離我至寬至飴之聖母。永遠不能蒙其保護也。離天神聖人。永遠不能相交也。離矣下矣。卽下地獄。硫黃猛火之湖。萬苦萬禍之處。與魔鬼人類之仇。及永罰暴虐之掌戮。永遠同居。永受萬憂萬窮萬刑萬辱。及萬死也。吾主此言如刀鎗惡。

人之心。而致其不勝戰懼愁嘆也。且其向東望救。而望絕也。向西望救。而望負也。惟有魔鬼擒着。地面大開。而吞噲之也。惡者既下。地面復闔。獄門永封也。誑世囚僧。自稱破獄者。此時何在。必盡屬地獄也。事畢。吾主始升善者。同上而同入天堂。永享無窮之榮福也。爾今聞知。當以爲鑒。而勉力痛悔改過。寧願受萬苦在世。不願受地獄之苦也。寧願失落世間萬福萬樂。無寧失落天主所定做善天堂常生之報也。卷二終

朝夕焦愁謀世務
盍思歿後往何處
上天下墜任人選
福善禍淫權在主
魂詣主前聽判稽
心懷妍醜著明期
至公至義悉鑒察
賞罰森嚴莫可欺

直至世窮公審判
萬民復活赴嚴案
忠良奸宄分左右
陟降無詞可訴辯
善賞升天享永祥
惡投冥獄遭諸殃
吉凶永案斯時著
奉告賢君趁早防



四終畧意卷之三

泰西聖奧思定會學士白多瑪述

地獄之說

天主預備做善之賞。以勉世人進善立功。定做惡之罰。以戒世人肆縱行惡也。若人無賞可望。孰能勤敏而不怠於善。若人無罰可懼。孰能厭罪而不樂於惡哉。乃世人無善可指。無功可計。而罪惡不勝數也。此者豈不是大悖天主生人之意哉。試觀國君預備宮府。爲官安居之處。預備

監牢爲禁拘犯人之所也。天主初始預備天堂。至峻至光之所。爲天神聖人受享萬福矣。預備地獄至深至冥之處。爲魔鬼及惡人永受萬苦矣。地獄者。有多名稱之。曰不勝污濁之深洋。曰承萬世所流臭糞之塘。曰絕望無測之淵。及背望無底之海。曰受天主義怒之大湖。曰永罰惡者之監牢。曰載恆燒不滅猛火之大池。曰硫黃烈火充滿之大窩。曰聚集萬苦之所也。地獄之苦。不勝數也。是苦盡攻。是樂盡散。萬苦俱齊。萬

樂全無。無所爲樂。無所不爲苦矣。

昔宗牧因諾曾爵曰。有一讀書者。在世好學。而不樂於善。死後大發火燄。顯於其師見之曰。在世雖專務辯駁道理。但不學習行道。故死後天主定我下地獄。永受無窮之苦也。師問地獄亦有辯駁道理一事麼。對曰。凡地獄所辯道者。總歸於一端。卽是有無者。皆無有不苦者也。師問此言何解。對曰。或是或否。悉爲苦也。凡地獄之事。不拘何類。不論何等。皆屬加苦者也。眼所見之。

像。加苦矣。耳所聞之音。加苦矣。口所嘗之味。加苦矣。鼻所齟之氣。加苦矣。百肢所觸之物。加苦矣。靈魂三司。無不皆然。明悟所想之念。記含所記之事。愛欲所愛惡之物。無不加苦矣。地獄種種多苦。不能盡言。每每至深。而無終時也。世間所謂苦者。比之地獄之苦。不可以爲苦。真是如將畫物。比之真物。一然。有時天主賜人暫見地獄之苦。以後其人凡遇世間之苦。雖最重者。皆歡喜忍受而不見爲苦。凡有行善之工。雖最難

者。皆甚樂行之也。許多國王。及各等人者。聞其所講地獄之苦。見其所行之苦功。則棄絕世間之榮光。忍受世間之苦辱。而盡力克己修德。爲得免地獄之苦也。

地獄萬苦。總歸二者。一曰失苦。一曰覺苦。失苦卽是失落天主之憂慮。失落天堂萬福之愁懣。永不復得天主及天堂之痛恨矣。覺苦卽是肉身五官。及靈魂三司所受之苦。如烈火寒冷饑餓喉渴。臭穢。暗黑刀劍鞭杖。及能致疼痛諸刑也。

凡居世者。所犯之罪。皆有二惡。一卽是輕賤不
欽崇天主。及不專心仰望天堂永福之惡也。二
卽是貴重世物。及邪愛世樂之惡也。故地獄有
二苦。以對罪之二惡。當然之理也。以失苦對輕
慢不尊敬天主。及不專向天堂之惡也。以覺苦
對貴重世物。及邪愛世樂之惡也。輕賤天主之
惡。比之與貴重世物之惡。愈重愈醜。故所對之
之失苦。比之覺苦。愈深愈重矣。設有一人戰勝
強盜而將登帝王之位。不料事變。強盜登位。而

將此人監禁重刑之也。此人之覺苦雖重。但失帝王榮福之苦。憂愈重。不復得帝位之痛恨愈深也。況失落天主及天堂萬福。其苦至深。地獄豈有覺苦可論哉。

聖大瑪則諾曰。凡失物者。受苦多寡。照物貴賤也。物愈貴。失之之苦。愈深。愈重也。天主無窮之美。無限之貴。故失落天主之苦。必無可測之苦也。若人失一手指之平安。則辛苦至甚也。若身中小骨離散而失落原舊之本所。則疼痛苦憂。更

重更深也。況失落天主。靈魂之安樂。靈魂之生命。永遠不能復得。其苦豈有別苦可比之哉。聖雅歌伯古聖人聞已子若瑟死亡。憂慮至甚。無所能解之也。屢屢哭之。無所能拭其淚也。遇有欲慰之者。則曰。至於我降載吾兒之地獄。不絕悲哀也。爲失不得失落兒。苦憂如此極。況失落天主。最不可失落之大父。其苦至深難擬。其何若也。

帝王者。欲報大臣之功績。乃賜之以面見。世人皆

以此爲大福也。欲責其過失。乃不許其朝見。世人以此無不爲大禍也。意思巴呢亞帝王罰二位諸侯。不虔心與彌撒之罪曰。自今以後爾等勿至於朕之前。永不許爾等見朕之面矣。帝王此言。如刀鎗死一位。如毒藥顛倒一位之明悟。平生爲瘋癲。再不得原舊之聰明也。此帝王者。不過人類。大臣不得面見。尙爲如此之大禍。況失落天主。萬王之王。萬國之尊。萬民之主。永不得享見其面。斯苦豈有苦可比之哉。

失落天主。勿曰。並又失落萬福。而得萬苦。惟曰。失落天主而已。其苦不甚大哉。聖奧思定曰。設若惡人失落天主。而得萬福。其苦尙爲不能堪之苦也。達味聖王欲畧赦己子亞撒亂之罪曰。雖許歸家。不許見面。其不得面見父王。憂慮辛苦。不勝難受之也。乃囑人代求。父王曰。求寬我罪。而許面見。否則寧可殺我也。亞撒亂在家。不勝光榮。安逸戲耍。飲食任意多寡。一切世間萬福。無不齊也。只是不得暫見父王之面。故愁懣至。

甚而寧願失落萬福。與己本命。無寧受不見父王之苦矣。况失落天主至仁至慈大君。永遠不能享見其面。其苦該是如何之深哉。

聖奧思定曰。失落至仁至慈天主之憂慮。不得享見天主聖容之苦。可畏可懼。勝於地獄萬苦也。聖大瑪則諾曰。一千地獄之火。聚集焚燒一人。其苦比之與失落天主之苦。輕矣小矣。聖鋪諾計地獄人之言曰。寧願地獄慘酷掌戮。及狼猛皂隸者。加暴虐於暴虐之上。增刑罰於刑罰之

上。添苦難於苦難之上。而聚集至凶至迫萬禍於我身上。盡受。無寧受失落天主之。苦矣。種種萬苦甘心受之。爲得享見天主聖容矣。況失落天主。並失落萬福。而得萬苦。其苦何能解之乎。天主爲萬福萬樂之原。失落天主。萬福萬樂並全無矣。聖母永不得享見矣。天神聖人永不能會矣。聖恩永不得受也。天堂永不能進也。永遠流徙常受無窮盡之羞辱。及無終時之災難也。此者豈不是第一甚大無比之苦哉。

覺苦乃內三司。外五官百肢所受者也。世人生時。用三司五官以得罪於天主。故死候該受其報。三司五官每犯多罪。故下地獄無一不苦。而皆受所當之罰。及所對其罪之刑也。在世眼目樂看非理之色。喜看童女及各樣邪淫之事。故在地獄不但受暗黑烈火之苦。並受看醜像之憂慮也。其所視之像者。魔鬼及惡人之醜像也。我眼看之。卽增我憂而我愈多苦也。聖加達利納見魔鬼醜貌一次。則心不勝難堪之苦也。欲畧

言其苦。則曰。寧願走滿火之路。迨世界窮盡。無寧再見之也。況在地獄。永遠見不勝數魔鬼。其苦不知如何也。又見魔鬼所變驚嚇我無數之異像。一變爲獅子者。一變爲虎狼者。一變爲蟒龍者。一變爲毒蛇者。一切皆變爲多樣惡獸毒虫之像。而發火焰。切齒速來。咬苦我也。我見其體樣。驚駭如死。而所受之苦。更不知如何也。又見惡人怨恨我大怒之色。地獄之人全失人心。如猛獸相齒相殘。在世不勝相愛。而不忍相離。

者。如父子及親友者。一下地獄。相恨相怨。如大
寇仇矣。甚願相離。而不可得矣。不忍相見。而不
得不見矣。則其忿怒之色。嫉妬之面。怨恨之貌。
加倍我苦。而我愈多苦矣。我今在世。與我仇恨
者。不忍暫時相會。偶遇而見之。煩懣憂慮。不可
勝言。寧自受大苦。不與相見矣。況在地獄。永遠
親見無數至虐寇仇。其苦當之如何哉。

在世耳。躲樂聽毀謗。妄證邪淫。及諸非理之言。故
在地獄。不但受烈火之疼痛。並受聽聞號聲混

撓之苦也。地獄到處紛紛喧鬧矣。右邊所聞者。悲號啼哭之音也。左邊所聞者。相怨相恨之號聲也。前後所聞者。刑罰器具之響也。四圍所聞者。絕望咒已咒人之厲聲也。此者所致於我之苦焉。可擬其如何之深哉。設若將幾千犯人。聚集於一堂內。同時加百端重刑殺之。而我在堂內。聽其喧鬧涕泣之聲。則我心中。悲傷煩悶。不盡言也。況在地獄永遠聽聞咒我咒人之厲言。及罰我罰人刀劍鞭杖之響矣。其苦至深。萬筆

寫之豈能盡寫萬一哉。想我如今。不忍聞孩童啼哭之聲。或狗吠之音。若將號器。靠我耳躲。出力吹之。嘈鬧我耳。更不忍聞之。況在地獄永遠。混擾我耳。何能聞之。其苦何能當之乎。

在世鼻。歟香氣。及陷我犯罪諸氣。故下地獄。不但呼吸猛火之氣。並歟硫黃毒煙臭穢。及難堪之臭穢也。地獄塞密不開之所。無窓戶風氣通進。硫黃猛火大發毒煙臭穢。惡人稠密。相壓相逼。如小鹹魚相壓於筐內。其所出臭汗。所發臭氣。

瘧屍腐獸比之。不能萬一。我鼻聞如此臭穢。加苦於我。不知如何矣。設若將我。而與數日之屍接合繫縛我口。與其口。及我鼻。與其鼻相對。或將瘧人之屍骸。入與我同一間屋。而焚燒之。其臭何能禦之。而不被臭死乎。況在地獄。魔鬼惡人臭氣。及不勝數臭穢。何能永遠禦之哉。聖文都辣曰。若地獄一人。返回於世。其所發臭氣。足臭死普世萬民矣。聖瑪耳聽祛一鬼之後。禦其所遺之臭氣。則視已如在地獄矣。況在地獄不

啻一千一萬魔鬼之臭。不啻一千一萬惡人之臭。每每臭穢勝於萬腐狗屍。其臭何能擬其何若其苦何能詳解之乎。

在世口犯百端之罪。如貪饕罵詈誑証毀謗。諂媚誕言淫語等類。故在地獄受吞吸嘔吐猛火之苦。並受饑渴及嘗苦味之苦矣。口所嘗者毒蛇蟒龍之苦胆。及萬種毒味也。所飲者銷鎔臭銅及能致苦諸飲也。想我如今嘗錯苦物。雖不最苦者。及不甚毒者。如苦藥辣椒等類。都不能當

其苦。況在地獄。毒蛇苦胆。銷鎔臭銅。何能永在口中嘗之乎。又地獄所飲食者。雖能加苦。不能消渴充饑也。故在地獄者。雖恆飲食。常饑渴也。饑渴所致之苦者。最深最重。別苦比之。不可爲苦也。金第利亞曰。瘟病交戰。相鬪諸害。比之饑渴之害。不可以爲害也。饑餓者。不但致人食腐獸毒虫之肉。及能害命之諸物。並令人全失人心。而食自己兒女。及本身之肉也。喉渴者。無不一然。不但令人飲最濁及甚毒之汁。並令人飲

本身之血也。世上數日饑渴。如此難堪之苦。況在地獄永遠不勝饑渴其苦孰能當之乎。

在世身體百肢貪安逸快樂。而犯萬罪。故下地獄沉淪於猛火之中。亦如魚沉溺於海水裏。凡生人者。燈上微火。暫燒一指。萬不能抵。況在地獄遍身內外。身體五臟骨頭腦髓脉絡筋節。皆爲猛火所通透。而永遠所燒者也。其苦當之如何。地獄之火。最猛最虐。豈有別火可比之乎。聖奧思定曰。世間之火。比之地獄之火。卽是如畫像。

之火。不可爲眞火也。伯多祿賢人述。兩個魔鬼。手拿一大煎釜。顯現與一臨終之人見之。而對曰。爾下地獄。卽用此釜煎爾。講畢。遂傾倒釜內。一滴火於其手上。其手須臾盡燒成煙耳。見之者。驚駭如死。而辛苦至極也。矧受之者。震慄痛苦。不亦甚哉。況在地獄猛火大海。永燒身靈。其所致之苦。豈不是最難受之苦哉。搦瑟賢人曰。若將普天下樹木聚燒而成一大火。其火比之地獄之火。不及萬一耳。想我如今。若定我被此

大火燒一百次。每一次燒一日。我苦不知如何。人必不堪聞。更不忍視之。我尙能受之乎。況在地獄。更不止燒我一百一千次。更不止燒我一千一萬年。乃萬萬無終之年。燒我也。其苦萬舌不能盡言。我何能受之乎。

身體百肢。不但受猛火之苦。並受寒冷之苦也。兩端之苦。相輪相更。有時受火。有時受冷也。燒我之時。忽然魔鬼搬我於雪內。而始受寒冷之苦矣。我在雪內。又搬我於火內。而始受火燒之苦。

矣。此等之苦。至甚至重。言不及也。聖奧思定曰。此相輪及相反之苦。爲惡人所受甚大之苦者。設若將我進於一燒紅鉄球之內。或於一大火圍之中。漸漸被燒半燒之時。忽搬我於一冰水之湖。其苦我能當之乎。況在地獄猛火海之內。忽搬我於雪海之內。永受火雪相更相反之苦。當之如何。又身體或在火內。或在雪內。常爲桎梏所拘攣者。萬不能轉動左右兩邊。其苦更不能當之也。想我如今若人將我枷號鎖鈕。上狹

床等刑。其苦最難受矣。况在地獄。拘繫於火雪萬苦之中。其苦如何受之哉。

身體百肢受苦甚多。毒蛇蟒龍之害。虎狼惡獸之損。刀鎗鞭杖之殘。一切能致苦楚之刑。無一不受也。所受之苦最深最重。不可勝言。加苦掌戮及刑罰皂隸者。不勝數。魔鬼是也。其惡至甚。強力至極。慘酷無比。而恨我人類無所不及也。則至於加苦之時。何能有苦不加於我哉。所加之苦。豈有不及之處乎。在世受苦。或有憐我者。或

有慰我者。或有顧我者。此者皆可至微樂於我矣。在地獄受苦。無所能憐我。慰我及顧我者。雖天主無窮仁慈者。雖聖母至寬至飴者。雖神聖至哀至悲者。皆不憐我。反怨我爲惡者。及爲應受萬苦者也。在世受苦。或有同苦者多。則我心或取微慰也。地獄同受苦者愈多。愈加我苦也。在地獄者。皆相恨相怨。相害相殘。如大寇仇矣。故不能不增我憂。而我不能不受愈多。愈大苦也。今受世苦。不能全受之。一肢受苦。一肢不受。

之也。受一端之苦。不受百端之苦也。一日受苦。多日不受之也。此者皆可安慰我心。耳今我在世。不能受一端之苦。受苦之時。亦不能常受之也。況在地獄。種種萬苦。不能盡言。每每至甚。及無窮盡之苦。我何能當之乎。

凡居世者。恣縱行惡。不但靈魂肉軀同行。另有多惡。靈魂自行。故在地獄。不但靈魂肉身同受猛火之苦。並靈魂自受所當之罰。則靈魂三司無不受不勝大苦也。靈魂記含常常記念所陷我

下地獄之罪。及所致我受萬苦之惡矣。此者加苦於我。至甚至重。不盡言矣。記念在世多能爲善。而未之爲。多能立功。而未之立。多能戒惡。而未之戒。多能悔罪。而未之悔。則不勝苦矣。記念前時多有升天之路。而未行之。多有免地獄之法。而未習之。永福永苦。皆隨我揀。而取永苦。不擇永福。則不勝苦矣。記念前時別人以微勞行善。而得天堂。自己以大勞行惡。而得地獄。自己所受之微樂。轉爲永苦。別人所受之微苦。轉爲

永福則不勝苦也。記念做善之時。皆已往也。立功之日。皆已往也。升天之機會。皆已往也。今欲追前時。而追不及。欲追先機。無能及也。則不勝難堪之苦也。乃自怨自恨。呪已。呪人。呪已生死。呪天地及萬物。而悲號痛哭厲聲。謂魔鬼曰。慘酷惡獸者。來矣。近矣。仇我苦我。將我五臟。切碎自食。而充爾恨人之餓也。將我本身之血。自飲而消爾仇人之渴也。食盡也。飲盡也。勿留我微迹也。

靈魂之明悟。不勝昏迷於能致福之事理。而至聰明於能加苦之事也。明悟所常思想者。自受之苦也。所恆反復者。自失之福也。乃常思曰。失落天主。而永不復得。何不自怨乎。天堂永福。永遠不得享之地獄萬苦。永遠不得脫之焉。不自恨哉。天堂之國。永遠不得入之地獄之牢。永遠不得出也。安不呪己乎。天主之面。永不能見之。魔鬼醜貌。永不能離之也。豈不切齒自咬乎。此念者。如毒虫。常在心內。咬苦之也。其所致之疼痛。

所加之苦憂不亦甚哉。設若我將受大富厚及大尊貴之時。作意做事不善。故失落其富貴。而得最大窮難。則窮難之中。失富貴。及得窮難之念。正是如刀鎗我心矣。其所致之疼痛。所加之苦憂。皆無所不至。而心中之苦。比之窮難之苦。更深無比也。況在地獄。失天主及萬福之思。得地獄及萬苦之念。加苦至深。萬筆寫之。豈能盡寫乎。苦之至深。則思之愈深。思之愈深。則苦亦愈深。欲不思之。而不可得。欲死亦不可得。真是

難堪之苦。而最可畏可懼。卽此苦矣。

靈魂愛欲常發最猛之忿怒。及難堪怨恨之情。乃忿恨天主。忿恨聖母。忿恨神聖。忿恨自己。無物所不恨。而無物所愛也。所無者。甚願之所有者。最恨之。所常有者。願去之。而不得去矣。所常無者。願得之。而不可得矣。故切齒自咬。忿怒怨恨。無所不及也。聖伯爾納曰。願所永不可得。恨所永不可去。乃不勝難堪之苦也。想我如今。若有我愛世物。而不能得之。苦至甚矣。若有我所恨

世物而不得脫之苦更甚矣。如發熱之時。所最願者。惟飲水矣。所最恨者。惟熱病矣。不得水飲。難當之苦。不得熱退更甚難堪之苦矣。況在地獄常願天堂之永福。而永不可得。常恨地獄萬苦。而永不得脫。其苦豈有世間災殃可論哉。世上之苦。雖甚雖重。皆有窮盡之望。俱有終期之慰。地獄之苦。永遠之苦。無窮盡之望。無終期之慰。萬萬年受之。不能窮盡。萬萬年後。猶如始受之也。設若天主許地獄人。每一百年一鳥食大

海水一滴。待大海水食盡。地獄之苦亦盡。此望雖甚遠。必有時而至。則以此望畧減其苦。而慰其心。但此望雖甚微甚遠。盡歸於無。永遠之望亦不可得。惟有永遠之苦而已。又地獄中不止一端苦。種種多苦。不能言盡。其苦之深。萬舌言之。豈能盡之乎。

凡欲免沉淪於萬苦之中。當專務思想。地獄永苦之殃矣。聖伯爾納曰。凡生時以念下地獄者。皆能免死後以身靈落下也。所謂以念下地獄。卽

是視己猶如在地獄也。凡生時真能視己如在地獄。斯乃真能悔己罪。凡能真悔己罪。斯乃真能免下地獄也。視己如在地獄時。當做如此之想。若非我以念在地獄。乃以身靈真在地獄。受如此甚多及甚重之苦。必悔罪至甚至切。無所不及也。今欲免下地獄。何不勉力真切悔罪乎。且將地獄悔己罪之心。轉作今日之心。而勉力悔罪。猶如在地獄內悔之也。凡獲罪者。必有恨罪之日。若在世不恨罪。必在地獄恨之也。在世

恨罪有益無害。卽是免地獄而得天堂也。在地獄恨罪有害無益。蓋以恨罪不得升天。亦不得脫地獄之苦。反加不勝難堪之苦也。孰願待下地獄恨罪。而不在世恨之乎。慎之慎之。無致悔遲而加地獄之苦也。速速悔罪。以得天堂無窮之福也。

又眞思想。設若天主准地獄中人受一百年之苦。方得回世。做善立功。以補己罪。待其補足。遂得升天。永不復下地獄也。此者回世之時。必願行

善避惡忍苦不勝切也。且無善不行。無惡不避。而無苦不受也。由此而想。則視己猶如在地獄出來。卽將地獄出來。願做善避惡受苦之心。轉作今日之心。而勉力行善避惡忍苦。如在地獄出來一般。況我平生犯無數之罪。而應下地獄。不勝多次。今我在世。而不在地獄。皆係天主憐免我下地獄也。此天主之恩。比之與許我從地獄回世之恩。甚大無比也。設若從地獄回世。必無善不行。無惡不避。無苦不受。我既蒙天主賜

我在世而不下地獄。焉可不勉力行善。避惡忍苦。如從地獄回世。同一體乎。思之。思之。而勉力照行。以免下地獄。永受萬苦。而得天堂享無窮之福也。

天主曾賜多有德之人。親眼看見地獄之狀。今述一件。做爲明鏡。昔有一位大德之人。天主命天神帶其靈魂去看地獄之苦。一到地獄門邊。見內有多鍋頭。各滿燒滾臭油。又見受罰多人。哀號混擾不絕。那有大德之人。驚惶至甚。而止步。

不敢入。天神慰之曰。勿懼。爾來。非要爾受其苦。不過是要爾來看。以回報於世人知。忽然聽聞門外喊聲大震。乃羣魔鬼拉扯一個少年之人。強之進獄門。羣魔鬼鼓掌咥笑。作大快樂之體樣。共擁押之。到大魔鬼面前。大魔鬼啞啞狂笑曰。此者在世時。常貪戀世樂。眼看耳聽口言身動。皆是污穢至甚。今當始受無終之苦。就指一張火椅曰。我們預備此等座位。待爾久矣。就強使其座。又曰。此者在世。歡喜美衣。就取出來一件。

烈火長衣。強之自己穿着。又曰。此者在世。貪饕飲食。如今該嘗我們之酒。魔就捧出來。一個大盤。裝銷鎔臭銅。強使飲盡。卽遍身都是鎔銅。通透而與銷銅無不相似也。又曰。此者在世。甚愛聽邪淫之歌曲。今該奏我們之樂。與他聽。快樂其心。就有兩個鬼。各拿號器。向其耳躲。出力吹之。聲氣一入。遍身發火焰出來。亦同燒缸瓦之窑一般。又曰。此者在世。甚愛好屋。如今請其進。我們那個齊整房子裏。頭魔就強之入於一固。

火窖。窖中有多毒蛇惡獸。此少年一入。都齊來
咬。校肆毒。苦痛難當。衆魔鬼狂笑。而離此大德
人之目。其人後來將此情由。詳述傳人知。我如
今聞之。當以爲鑒。

卷三終

喪義蔑仁。近獄來
視其苦劇。悚心懷
奸徒自悞。弗知覺
罪惡充盈。招永災

驚駭。硝黃炎莫逃
持蛇齧肘。痛焦號
眉愁眼憤。遭諸禍
四顧無人。代乞饒



四終畧意卷之四

泰西聖奧思定會學士白多瑪述

天堂之說

賞罰二者相稱相應。不能相缺。有罰必有賞。有地獄必有天堂。天主已定也。世人行止有善惡之異。則受報亦有賞罰之別。惡人既在地獄受永苦。則善人果在天堂受永福。此理甚明也。天主將地獄永罰惡人。將天堂永賞善人。畧如國家用監牢以罰叛人。用宮府以賞忠臣也。聖經舉

天堂至美之處。或曰。天主宮殿。或曰。天主顯現
榮光之處。或曰。盛德之所。或曰。眞福之域。或曰。
聖人太平茂盛至光之境。或曰。天神聖人永享
萬福之國。天主天神聖人皆居天堂。如帝王大
臣共居朝內。聖人旣入眞福之境。其樂至甚。其
福全滿。無樂不受。無福不享。所受之樂。所享之
福。每每至極。無所不及也。

天堂之妙處。世人之聰明聚集於一。而欲想之。不
能萬一。心愈想之。愈加昏迷。而其理愈遠矣。比

之日光。眼愈看之。愈加瞻睥。日光愈耀。而目愈難對之也。聖保祿蒙天主賜之以見天堂之分許。嘆曰。天堂之樂。天主所備之福。以報愛天主者。非耳目所聽見。非人聰明所能及也。聖保祿見之以後。解之如是。未視之者。安能解之乎。若欲解之。卽是如瞽目者。欲別物色矣。况天堂之妙處。超出人力不勝遠矣。欲以人力解之。卽如欲以小盃全載海水也。聖奧思定將書天堂妙處。與聖熱落尼莫之日。不料此聖人升天大發

光耀顯現聖奧思定而謂之曰。爾有何旨意。爾求何事。豈以拳能包含地球之大乎。豈以手能止天運動之迅乎。願量所無量者。願窮所無窮者。虛願是也。聖奧思定雖聰明博學。勝於普天下之人。尚不能解天堂妙處。別人何能解之乎。天堂之永福。雖不能盡說。必須盡力畧說。以世人能定向而趨天堂也。比之渴者。雖不能盡食江水。必須畧飲而止其渴也。聖奧思定欲略測而說天堂之永福。則舉世福而思之曰。天主造日

月至光。爲眼目享之。而能別色。造至淨之氣。爲人呼吸而存其命。造溫和之音。爲耳所聽。而解心慮。造奇異之香氣。爲鼻所嗅。造至甘之味。爲口所嘗。造至細至嫩之物。爲百肢所觸。造六畜五穀草木花菓等。爲養人命。而治其病。造天地四行山川五金珍寶萬物。爲人所用。由此而測。乃嘆曰。肉身可腐。可爛。污穢之物。天主且造至麗至美之物。爲樂及養之。況靈魂至潔至善。永不能滅者。天主所備於天堂之福。以報之。該是

如何之哉。此世爲禽獸所居。善惡之人所住。天主且備無數至精至貴之珍寶。況天堂是聖人享福之所。其所備之恩。所備之寶貝。該是如何之哉。此世涕泣之谷。流徒之所。受死之場。尙齊備萬珍萬寶。至精至美之物。況天堂永福之所。聖人之本鄉。常生之境。其精緻華麗豐裕美好榮福。該是如何之哉。

聖基所舉皇帝小福。畧測聖人大福而曰。若使一人統握普地。恆王萬民。常享太平。而藏地之金

玉及海之珍寶。人皆奇異其福而曰。其福至甚至大。無所可尙矣。我說天堂善人。雖最小功者所享之福。勝之萬倍。尤不止也。聖經述亞斯額樂王欲賞瑪爾多勾之功績。則賜之以穿御服。而騎御馬。令大臣持韁。遍遊京城。而高聲呼號曰。此乃國王所顯耀之人。故受此大榮光。此王者。不過人之類。其恩不過暫時之福矣。世人尙以此王之恩爲最大榮光。況天主天地大君。甚愛聖人。封其做天上尊高之位。及天主寵愛之。

義子。賜之天堂之宮殿。爲其永遠之居住。令其坐於永福之寶座。賞之萬福之光。又賜之以永遠。享見自己至尊無窮之妙。性其榮光。豈不是第一甚大。而世間無所可比之榮光矣。

善人入天堂。卽天主賜之最大權位。不啻萬國萬主之權位矣。聖人所享之國。天堂之國是也。天堂謂國。因係甚大甚寬。難於限量之所也。天星之大有異最大者。大於地球百萬倍有零。最小者大於地幾十萬倍。況星之多。不能計其數。又

此星與彼星。相離萬萬里遠。則諸星天之寬大。無可限量。又諸星天之厚至甚。其上下二面相遠。與天地之隔畧相等矣。天堂比之諸星天。及各重天。又甚大甚寬甚厚矣。由此而想天堂之寬大。更難於限量矣。地球比之天堂之大。卽是如將一個米比之地球。尤不及也。我想如今。普地雖如此小窄。若分做一千國。而每國屬一王統掘者。世人尙見每王之權位。爲不勝大矣。況天堂之國。至寬至大。並不分做千國。全是衆神。

聖之國。亦全是各神聖之國。衆神聖全享之。每神聖亦全享之。比之太陽。萬民全享其光。各人亦全享之。又天堂之國。豐裕之所。永福之境。聖人得之。其權位之大。不可勝言。其歡喜之甚。焉可言哉。

善人升天。天主賜之最大福富。不啻萬國之福富也。聖人所享之福富。天堂之福富也。所享之珍寶。天上永福之珍寶也。所享之美境。天府之妙境也。天堂謂府。因雖甚寬甚大。並是佳景無曠。

野之處。華麗無難通之所。聖若望宗徒。蒙天主
賜之以神目。得見眞福之域。後欲述其狀。乃用
今世之物。曲爲喻之。曰。我見一府甚廣甚大。其
城全是以寶石造之。城門每塊。全是用一寶珠
做之。其城內地。都是以金寶鋪之。此金寶之光
明。如水晶之光明也。此不過畧譬言之耳。蓋地
上之物。雖最貴珍寶者。比之天堂之微物。都是
塵灰矣。我想如今。若地上有一大國。其內無曠
野山嶺。及無難通之所。乃各縣各府各省。總共

成一大府城。其城是用白石造之。城內街地。是用青石鋪之。城內之室。是用白石整之。其府美麗精緻。不知如何。其國王之福富。更不知如何矣。況天堂之府。廣闊無比。華麗無對。金玉無數。寶貝多異。神聖甚衆。光耀至極。聖人享之。其福富之甚。不能盡言。其樂之甚。測之不能及也。天堂善人。蒙天主賜之天堂國王之能。不啻萬王之能也。聖人居天堂之能。至甚至大。難擬其何若。凡欲畧知。必與聖人在世之能。而測之也。聖

人居世。有時天主賜之以能。令病者痊癒。瞽者得見。跛者能走。死者復活。風平浪靜。山陵移徙。而火失其自然。雖近於物。不至燒之也。又賜之能壓惡獸。消滅毒虫。及伏邪魔。而驅之也。地上帝王。雖大能者。不但無此能。並無能避蚊虫之害也。聖人在世。涕泣之谷。流徒之所。尙蒙天主賜之此等大能。不啻萬王之能矣。況在天堂。本國之地。萬福之所。榮光之境。天主賦之之能。不知如何之大矣。

善人升天。蒙天主賜之至尊至貴。不啻普世帝王之尊矣。世間帝王雖大榮光者。別國之人。或不認。或不敬之也。本國之人。或外敬而內輕之。或面伏而背後叛之也。天堂聖人。雖第一最小者。非獨一國一處之人。乃萬國善惡之萬民敬之。并衆魔認爲至尊至貴者也。由此而想。聖人之尊。至甚至極。世間萬王之尊比之。豈能兆中之一乎。帝王死後。臣民雖葬於墳墓。但恐不懷於心。而其離人目。則離人心。永不記也。聖人死後。

葬於墳墓。華麗精美。比帝王之墳墓。相遠至極。四方之人。雖帝王者。瞻仰禮拜。而以其遺之物。爲無價之寶矣。彼此何能有相比之處乎。聖人之聖屍在墳墓時。可敬可尊。如是况聖屍復活。與靈魂結合。同享永福。內外受眞福之光。與衆神聖相愛相慶。及享見吾主之面。其尊之貴。萬民聰明。推不能及萬中之一也。

天堂善人蒙天主顯耀之。令其得至高名望。不啻萬君萬雄之名望矣。名望大小。照人之善德。明

顯幾許。而讚之者有多寡矣。世君雖大名望者。不過一國之民顯揚。而讚之也。然其人之間。有不明者。有不善者。或自欺。或欺人。而讚惡爲善者也。天堂善人之聖德。非獨一國之人知。而讚之。乃無數天神聖人。無數魔鬼。及普世善惡之萬民知。而頌之也。天神聖人。最明最善者。不能自欺。不能欺人。讚人之德。無錯無假矣。魔鬼惡人讚之。非出於己心。情乃出於不得已。而讚之也。設有兩樣名望者於此。一是帝王大臣賢人。

讚之。一是農夫愚者小人頌之。兩者若要強之相比。卽此者見爲羞辱矣。況天堂之善人。不但爲神聖所頌者。並爲天主所顯揚於天堂永福之所。其德望至甚。豈有世間名望可論哉。

天堂之榮福。天地大君之榮福也。世上之榮福。地下小民之榮福也。世福之內多苦多缺。又得之者。十人之一也。天堂之福。至純至全。無福可尙。而無苦可減之也。聖奧思定曰。世人有金無玉也。有玉無宮也。有宮無嗣也。有嗣無衣食也。得

官、靈魂三司。各受本樂。各享所當之福。眼所見之像。加福也。耳所聽之音。加福也。口所嘗之珍味。加福矣。鼻所齟之香氣。加福矣。身體百肢所觸之物。加福矣。靈魂享所屬於己明悟記念。及愛欲之真福。天堂種種萬福萬樂。每每俱在他福之上也。

善人之目所見者。卽是之可比之輝耀。及無可測美妙之物。天上一個日頭。雖與地相離甚遠。尙能光照普地。而樂萬民之心。況在天堂。見己本

身光彩輝耀勝於日頭。見聖母天神聖人之光明。勝於己身。不知幾許。其所取之樂。難擬其何若也。天主所發之異光。更甚無比。見之之樂。更是無比之樂也。又見聖母俊美之容。神聖丰彩之像。並見各最愛我之喜色。我取之樂。不知何若。聖母在世未升天時。聖帝阿尼削見之一次。卽見己如享受天堂之樂也。況在天堂。永遠見聖母與神聖。其快樂更不知如何也。天主萬美之根。萬福之原。無窮之妙。無限之美。無窮愛我。

我見之之樂。必無可測之樂矣。

耳所聽者。卽是無可測甚妙之聲音。聽聞諸神聖
頌讚天主之異聲。唱詩溫和美音。及奏樂奇
異之器。其樂之甚不知如何。昔有一修士。祈禱
之時。念及聖經所云。在天主之前。千年猶如往
過之昨日也。其不能明徹此言之意。乃求天主
啟牖矣。不料顯現一俊美之鳥。引之出堂。至於
一樹林。鳥栖身於樹上而唱甚柔之音。修士棲
身於樹下。甚樂而聽。聽之雖多年。不過見如聽

之一時。此鳥唱畢。修士回堂。與本會友不能相認。此不認彼。彼不認此。乃會友查明此修士。與向同住會友。及出堂之來歷。則知其出堂。而聽鳥唱。有三百餘年。我想如今。此修士聽一鳥唱音。其樂至甚。不知年月。饑渴冷熱。及本身之需。況在天堂。聽萬萬天神奏樂異器。無數聖人頌讚天主甚妙之音。其快樂難測之快樂矣。

鼻所聞者。卽是奇妙之馨香。較與世香萬不能比也。所致之樂。與世之樂亦無比也。聖意撒伯爾

升天後。畧有三百年。其聖屍所噴發之氣。甚香
甚馨。不可勝言。况聖屍復活。與無數聖人同享
萬福。每發無測之香氣。其香與世之香。安可比
乎。聖額我畧述撒爾味阿聖人升天之後。其會
友傷心至極。不忍相離。乃天主令其復活回世。
以慰其會友之心。回世之後。常記己前所享之
福。屢哭離天。流徒於世。會友請問天堂之福如
何。聖人畧曰。我入常生之境。卽坐於已定我之
寶座。而日月星辰爲我乘脚之地。及至異至馨

甚妙之香氣充滿我衷而全滅我欲世物之情。令我今不欲本身所需也。由此而想其所聞之香氣。該是何等之香氣。其所取之樂。該是何等之樂矣。

口所嘗者。既是甘甜噴香之珍味。天堂之人所嘗之味。非如世間常有之味。是天上奇異之味也。故雖有飲食之樂。未得飲食之實也。此味所致之樂。非世人所能明之樂。是天上無可測之樂矣。聖奧思定曰。此味之大。嘗之之樂。萬不能解。

之也。天上之人恆嘗此味。而恆欲嘗。恆欲嘗。而得恆嘗。愈得嘗。愈欲嘗。嘗之愈久而欲愈深。嘗之之時。不能致厭。欲嘗之時。不能生饑。是以沒有不願之時。又沒有不滿其願之時也。其所致之樂。無不圓滿之時。聖人並無不盡受其樂之時也。

身體百肢所受之主恩。畧說有四。第一光明。聖人所發之光。甚美甚耀。言不能及也。聖經曰。聖人之軀。既入福境。各發大光。勝於太陽。七倍也。其

光之美麗佳景。較與世金玉珍寶。及諸美妙之物相遠無比。聖大瑪則諾曰。世光者。裝飾世間諸物。而爲萬物之美麗。天堂之光者。裝飾聖人之體。令其光彩精美。不知如何之哉。且此光顯於各聖人有異。照各人之聖德之別也。凡大德者。皆有本德之光號。如致命者。顯戴紅色光耀之冠。守童貞者。顯戴白色光輝之冠。聖師者。顯戴奇異光耀之冠。又聖人受難之處。輝耀較與別處甚光甚美。如聖若翰及聖保祿。顯於項上。

甚妙甚華光耀之領其光精美輝耀孰能擬其何若哉。

第二無能受傷。此恩甚大甚寬。而包含無數之恩矣。每除於我一苦卽受一恩。免我萬苦。卽受萬恩。且此恩盡滅諸患難於聖人。令其無憂慮。無疾病。無疼痛。無寒冷。無暑熱。無饑渴。無窮乏。及無圖養生諸勞矣。刀鎗水火。及能致勞心之事。與能致疼痛之物。皆全歸於無矣。聖人常享此恩。在此在彼。莫不皆然。是以不但在天堂受之。

卽是從天降於世。或透進地獄。盡不能受其苦矣。經過海水之內。經過萬火之中。盡不能染火水之情矣。比之日光。因其本有潔淨之處。故雖過濁穢之所。常爲潔淨。而不能染污穢之情也。世間帝王。雖大榮福者。未得無能受傷之恩。故常有苦受。而另有多苦可畏矣。若有庶民。不能受世苦者。其福樂較與世間萬王之福樂。相遠至極。言不及也。況在天堂。永遠無能受諸害。到處無能受傷。其福祿其榮光。相遠如天淵之隔。

尤不止也。

第三輕快之恩。就是不論遠近。不拘上下。不必行路。不須勞倦。一息卽到聖人之身。如天神也。一息自天至地。自東到西。如人之明悟。須臾自地達天。如日之光。頃刻之內。光照萬方。聖額我畧述。昔有一武士。欲殺一善人。開刀起手。將打一下。善人呼號。聖若望。懇乞救免。聖人准其求。自天到地。而止武士。不能下手。其快速不知如何矣。想我如今。設使賞我。不用勞苦等情。一天之

內能走四方諸國。觀其所有之妙處。而看其所
有奇異之事。此恩之大不亦甚哉。所致與我之
福。勝於世上萬福。不可勝言。況天堂之人。一息
能通透十一重天。而思日月星辰諸妙之事。又
一息旋繞普地。而想地上種種事理。此恩至甚。
不能知其何若。其所致於聖人之福樂。更不能
知其何若也。

第四透徹之恩。卽是凡有堅實之物。皆能穿達。且
能透天透地透山透石等類。試觀吾主復活之

時未起墓石。聖軀出墓。復活之後。未開窗戶。透進室內。而見宗徒。聖人之身亦然。不必開路。能透進諸物。而無物能阻之也。

靈魂不但受明見天主之福樂。並三司各受所當之福樂。明悟受明光。聰明智學之真福。蓋得享見天主聖容。則知天主妙處。三位一體之奧理。通透聖經深意。明識天上諸神聖。及曉徹日月星辰諸理。通達地下萬物各類各性。及凡有世間學問。與物事理。皆無不通透之也。世間孩童

升天。卽爲最大智學。及最大聰明者。若將萬民之聰明比之。則如將黑夜比之日光也。況在世大德及大智學者。升天以後。其智學不更大哉。我想如今。若有明哲。今昔聖賢華論者。或透古今書典奧旨者。或通明一國內之學問者。其智學雖甚廣。必不能知萬物事理。兆中之一。世人尙以其智學爲大福樂。況在天堂曉知天上地下萬物事理。我之福樂。至甚至極。舌筆不能詳其何若也。

記含屢念所能加福加樂之事。常記生時所行之善。及所戒之惡。而增其福樂。不可勝言。天堂善人。記念在世爲主。辭富居貧。樂矣福矣。此時記念在世。輕賤世俗。苦己肉身。克己邪情。樂矣福矣。此時記念在世。遵守主命。不敢忘負吾主受難之恩。樂矣福矣。凡升高位者。不但樂其位之福。並樂向時所受立功之苦。今時之樂。照向時之苦。昔苦甚大。今樂無不甚矣。今時之福。照所得之位。其位甚高。其福不亦甚哉。況在天堂記

念向受多苦行善立功。思念現在無終之高位。其福樂莫不是甚大無終之福樂也。

愛欲常發甚熱愛慕天主之情。天主所愛則愛。天主所惡則惡。天主有命則從。絲毫不違。合天主聖旨。比孝子合仁父之意。更切無比也。又發愛聖母天神聖人之情。天堂聖人。雖衆無數。皆同一心。而相愛至甚。此聖樂彼聖之福。如樂自己受之福也。則此聖以彼聖之福爲福。而加自己之福。以彼之樂爲樂。而加自己之樂也。若然雖

各聖之福照己功德實屬不等亦可謂之論數
各聖略享衆聖之福也其福之盛何能述哉

凡相愛者所甚恨卽是相遠不能相近其所受甚
大之苦卽在於相離不能相見其所甚願則係
相親相近其所受甚大之樂卽在於相親相近
比之慈母眼見小兒雖醜愚者心樂較與見他
人之樂最熱最切若小兒姿美伶俐等見之之
樂又更甚矣况神聖美麗光彩盛德不可勝言
相愛勝於慈母愛小兒無比其相見之樂安能

解乎。又天主全備萬福萬善萬美。超出神聖無窮也。聖人愛之。勝於愛己。及於愛衆神聖。相遠無比。見之之樂。豈有他樂可比之乎。

聖荷邇當趕逐魔於人。將出問之。爾往何處而更樂也。魔鬼對曰。往天堂甚樂矣。問爲何。對曰。爲得見天主之面。問若得見之。爾快樂幾大。對曰。昔見之一刻。今爲得再見一刻。情願受諸魔萬苦。迨世界窮盡之日。問。爾示我天主美妙如何。對曰。此是愚人之言。天主妙情萬不能解也。若

神聖天地萬物美妙聚集於一。若天上諸星。各有日頭之光。及日頭自有衆星如此大光。而比之天主妙體所發之光。及所備之美妙。卽是如將夜間之暗黑。而比之日頭之光。魔鬼做天神時見天主。不如今時神聖見之。尙以見之一刻。作爲甚樂如是。況天堂善人永遠明見天主之面。其快樂該是何等之快樂哉。

仰慕天鄉永遠祥

行善如舟上險灘

慎毋自恃逞剛強

挺身努力莫空閑

邪魔敗俗及私慾

恂恂懋懋慕登岸

恰似虎狼在路旁

恆毅至終享永安

四終畧意卷終

